

世事模糊多少在，付之一笑向青天。

周群 著



大家精要

徐渭

Xu Wei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大家精要

周群
著

徐渭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代号: SK16N100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徐渭/周群著.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2017.1

(大家精要)

ISBN 978-7-5613-8824-2

I. ①徐… II. ①周… III. ①徐渭(1521—1593)—传记 IV. ①K825.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321626号

徐 渭 XU WEI

周 群 著

责任编辑 刘 定

封面设计 张潇伊

出版发行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西安市长安南路199号 邮编 710062)

网 址 <http://www.snupg.com>

印 制 三河市良远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60mm×980mm 1/16

印 张 10

字 数 100千

版 次 2017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13-8824-2

定 价 20.00元

读者购书、书店添货或发现印刷装订问题, 请与本公司销售部联系、调换。

电话: (029) 85303879 传真: (029) 85307864 85303629

目 录

第1章 多舛的命运、多艺的人生 / 001

一、早年学履 / 001

二、胡幕生涯 / 015

三、病狂与入狱 / 021

四、北游经历 / 028

五、贫病晚年 / 034

第2章 学宗阳明：徐渭的学术思想 / 037

一、师法王畿、季本与“惕亦自然”的工夫论 / 037

二、为学求中 / 045

三、诠释《参同契》方法蠡测 / 047

第3章 抒写真我的文学思想 / 057

一、真我与文学本体论 / 057

二、真我的表现方式 / 061

第4章 状写时代、人生与艺术的诗歌 / 067

一、“无物不可咏”的内容 / 067

二、亦庄亦奇的艺术风格 / 078

第5章 称显于时的骈文与开晚明风气的小品文 / 083

一、经世之文 / 084

二、小品文 / 088

三、骈、散文的审美特征 / 095

第6章 曲坛奇葩：《四声猿》与《南词叙录》 / 100

一、猿鸣四声的婉曲寓意 / 100

二、最早的南戏专论：《南词叙录》 / 116

第7章 “八法之散圣，字林之侠客”：

徐渭的书论与书艺 / 125

一、书法多门 / 126

二、自成系统的书论 / 129

三、“精奇伟杰”的书法艺术 / 137

第8章 水墨大写意绘画艺术 / 141

一、以写意为本的画论 / 142

二、首开水墨大写意的画风 / 145

附录

年谱 / 150

主要著作 / 154

参考书目 / 154

第1章

多舛的命运、多艺的人生

徐渭（1521~1593），初字文清，后改文长，号天池生，晚年号青藤道人、田水月等。明正德十六年（1521）二月初四日生于绍兴府山阴县大云坊的观桥东之徐第。徐渭自号天池，他在为赵氏赋诗时诠释了自号的寓意，诗云：“予耽庄叟言真诞，子爱江郎石更奇。诂意取为双别号，遂令人唤两天池。”庄子《逍遥游》中所描写的御风而行、万里鹏程的高蹈行谊是徐渭年轻时所追求的人生境界。

一、早年学履

徐渭家乡绍兴山明水秀，乃人文荟萃之地。徐渭家世军籍。诚如徐渭诗云：“吾宗本掾流，困书出休假。干轨苦不多，负戈蒙绛帕。远戍致夜郎，履鞅趋传舍。终年苦肩臂，幸不死戎马。迩来二百年，子孙袭罔赦。”

徐家虽然不是门庭显赫，但也是一个富足之家，徐氏一族大多是富厚寿考之人。但据徐渭的诗文所载，其祖先在明初受牵连而被放逐到贵州龙里卫充军，而世为军籍。徐渭之父名徐锬，字克平，弘治二年（1489）以贵州籍贯应乡试，中武举人，后任巨津州知州（治所在今云南玉龙纳西族自治县西北巨甸），官至夔州府（今四川奉节县）同知。徐锬平生喜爱清劲之竹，号竹庵主人，可见徐锬当具有一定的审美素养。徐渭乃徐锬之庶出。徐锬原配夫人为童氏，童氏生二子：一为徐淮（字文东），一为徐潞（字文邦）。童氏去世后，徐锬鳏居十二年之后续娶云南江川县的苗氏为妻，苗氏无嗣。据徐渭记载，苗氏生性绝敏，略知书，持身严毅尊重，莫不敬惮。徐锬晚年纳苗氏婢女为妾，生徐渭。但是，徐渭出生刚百天，徐锬即去世。大约在徐渭十岁时，因徐氏家道中落，徐渭的生母苗氏被迫离开了徐家，直到嘉靖二十八年（1549），徐渭才将生母接回奉养。在生母苗氏离开徐家的漫长岁月里，嫡母视徐渭如己出，对其钟爱有加，徐渭对嫡母苗宜人的教养十分感激，云：“其保爱教训渭，则穷百变，致百物，散数百金，竭终身之心力，累百纸不能尽。渭粉百身莫报也。”同样，嫡母对徐渭的影响也不难想见。

长徐渭达二十九岁的嫡兄徐淮是另一位对徐渭关心殊甚，且影响较大的人。当嫡母去世之后，徐渭随徐淮生活。徐淮无子，“兄视之如己子”。根据徐渭所作的《伯兄墓志铭》记载，徐淮一方面性情耿直，沉毅寡言，有长者之风；另一方面，又洒落散宕，性嗜丹术，优游放任，乃至遍游名山，足迹几遍天

下，期求得与神仙偶遇。徐淮的烟霞之趣、散宕性情在徐渭的身上留下了些许印记。徐淮虽然对徐渭关爱有加，但他以高蹈潇散性情持家，其结果便不难想象。徐淮“又喜施贷，贷或十百金，不责券，人往往负之，亦不改，以故渐散其赀数千金殆尽”。因此，徐家的窘迫之境也愈加严重。徐渭幼失父爱，继而又母子别离，这对于其幼小心灵的摧折无疑是颇为严重的。

幼年的徐渭在嫡母苗宜人及伯兄徐淮等人的呵护之下，体会到了真情的温暖，也曾度过了一段欢娱快乐的时光，徐渭在其后的诗文中对此也时有记载，如《郭恕先为富人子作风鸢图》诗云：“风吹鸢线搅成团，挂在梨花带燕还。此日儿郎浑已尽，记来嘉靖八年间。”徐渭还与同里数童子，时常骑竹马游戏于街巷之中，乃至风尘缕缕，昏蔽一巷。

徐渭早年即聪慧过人，六岁入小学读书，即学习《大学》、唐诗，日诵千余言。八九岁时又随当时的塾师陆如冈学时文，陆氏对徐渭的过人才华深为惊叹，批文道：“是先人之庆也，是徐门之光也。”十六岁时，徐渭即拟扬雄《解嘲》而作《释毁》。徐渭少年时还多方习艺，培养了对艺术的兴趣与感悟，如他从王政习琴，王政仅教其一曲《颜回》，他便自会打谱，一月即学会了二十二首曲子，并自谱《前赤壁赋》一曲。他又向乡老陈良器习琴。在读私塾时，与萧女臣交谊甚深。萧氏乃一疏狂之士，喜好秦汉古文、老庄诸子、仙释经录及古书法。可见，幼年的徐渭天才早慧，显示了卓犖的才华，并在人文荟萃的绍兴，受到了多方面学术文化的滋养。

读书习文以求用世，必须通过科举之途。由于家道的中落，徐渭对功名的渴求更过于常人，但徐渭虽然才华卓异，他的科场搏击却十分艰辛。徐渭二十岁为山阴县学诸生，参加乡科而不第，这对初入科场的徐渭是一个不小的打击。但徐渭并没有向命运屈服，尤其是窘困的家庭状况，迫使徐渭又作了一次努力。他致书提学副使张岳，自述其时运不辰、幼本孤独的危苦之境，书云：“业坠惟绪危，有若碁卵。学无效验，遂不信于父兄，而况骨肉煎逼，箕豆相燃。日夜旋顾，惟身与影。”同时，因为“徒手裸体，身无锱铢，去路修阻，危若登天”，无法步父兄之路，以贵州籍入试。不得已而托书自陈，祈求给予再试机会。徐渭虽然言辞恳切，但通篇发抒的则是少不遇时的磊落情怀，自谓其“君子缙绅至有宝树灵珠之称，刘晏、杨修之比，此有识共闻，非敢指以为诳”。“再试有司，辄以不合规寸摈斥于时。”又云：“夫以伍员策士，志在报楚，犹吹坝而假食于蒲关；韩信壮夫，未遇汉王，尚垂钓而寄餐于漂母。”“激昂丈夫，焉能婆娑蓬蒿，终受制于人？”恰如徐渭所述，时文僵硬之规寸束缚了无数像徐渭这样才情沛溢的青年才俊的仕进之途。不知是徐渭洋洋洒洒二千余言的上书使张岳动了怜才悯士之心，还是其为徐渭恺切陈情而不失傲兀之气的豪情所折服，最终张岳开恩于徐渭，让他复试。这时正好遇到方廷玺新任知县，徐渭于当年考中了秀才。但是，这也是徐渭一生中仅有的一次成功的科场努力，其后，徐渭二十余年的搏击，则再无收获。徐渭如剑芒江涛、偏宕无状的文字，显然非文规律格所能拘束。因此，拔俗不群之士往往不能入于干禄之途。虽然

他也曾得到过提学副使薛应旂的青睐，被推置为第一，并判其试论曰：“句句鬼语，李长吉之流也。”但这仍未能改变结果。徐渭之所以得到薛氏的称赞，与薛应旂“深以俗学时文为忧”乃至“悒悒不满”的态度有关。薛应旂同样也是主张崇本刊华的学者，因此，薛氏对徐渭青睐有加，乃至曾说全浙无一生可与语，独与徐渭庶几相得。科场是徐渭的人生噩梦，对其性情、创作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在《四声猿·女状元》中对科场弊端进行了深刻的揭露：“文章自古无凭据，惟愿朱衣暗点头。”

徐渭虽科场蹭蹬，但是其兴趣广泛，诚如其在《上提学副使张公书》中所云：“志颇闳博，自有书契以来，务在通其概焉。”徐渭青年时期的多方学习、广综博取，为其成为兼通多种艺术门类的巨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一时期，徐渭与师友之间的学习交流为其奠定了良好的学术、艺术基础。这概可分为“师类”与“学侣”两类。

就“师类”而言，对徐渭的影响主要在于学术思想方面。徐渭出生于阳明学的发源地，浙中是阳明学风最盛的地区，其中，对徐渭影响最大的是被他在《畸谱》中列为“师类”的几位，几乎都是阳明学的传人：

萧鸣凤（1480~1534），字子雍，浙江山阴人，弱冠乡试第一，正德九年进士。萧鸣凤曾督学南畿，时人曾以萧北斗颂之。官历河南、广东督学副使，文章行业为世所宗。著有《静庵文录》《诗录》《教录》，《杜诗注》若干卷。而据《明史》本传载，萧氏“少从王守仁游”。据徐渭《畸谱》记载，当徐

渭九岁时，萧鸣凤在广东学政任上，因愤挞肇庆知府郑璋，被考察罢官归里，徐渭得以与萧鸣凤相见。徐渭曾与萧鸣凤之侄萧女臣一起在私塾读书，交谊深笃。女臣以书法著称，喜好秦汉古文、老庄诸子、仙释经录，而不喜举业。性情疏落卤莽，鄙薄世俗。这一切都与徐渭声气相通。女臣年仅三十九岁而卒，徐渭闻讣“哭寺中几绝”。亲撰《萧女臣墓志铭》。

季本（1485~1563），字明德，号彭山，会稽人，正德十二年进士，授建宁府推官，征为御史，以言事谪揭阳主簿，官至长沙知府。师事王守仁，其学贵主宰而恶自然。季本悯时人论学空疏之弊，苦心穷经，学风与阳明诸弟子有所不同。季本著述繁富，概有《易学四同》《诗说解颐》《春秋私考》《四书私存》《说理会编》《读礼疑图》《孔孟图谱》《乐律纂要》《律吕别书》等。徐渭对从学季本的经历有如是记载：“山阴徐渭者，少知慕古文词，及长益力；既而有慕于道；往从长沙公（季本）究王氏宗；谓道类禅，又去扣于禅。久之，人稍许之。然文与道终无得也。”徐渭深受季本影响，尤其是季本之“龙惕说”与王畿之“见在良知”迥然有异。在两位师长的论争过程中，徐渭更倾向于季本的龙惕说。季本去世后，徐渭作《季长沙公哀词》，其情哀婉感人：“槐树宛低回，犹疑讲席开。死因双宿去，生为六经来。绕瑟飞春水，传灯暗夜台。三年更筑室，未了独居怀。”在徐渭看来，季本乃真正承桃阳明学脉的学者，其《季先生祠堂碑》云：“先生（季本）早闻新建致良知之旨，既浸溢，惧后之学者日流而入于虚也，乃欲身挽其敝，著书数百万言，大都精考索，务实践，以究新建未发之

绪。”又云：“长沙王先生道宗新建，力破陈编，独立敢言。”徐渭在《畸谱》中列“纪师”与“师类”两种名单。“师类”凡五位，分别为王畿、萧鸣凤、季本、钱梗和唐顺之，均为名显一时的学人，概是指对徐渭学术影响显著者。“师纪”凡十五位，其中有数位徐渭明显标记为“短侍”者，可见，这些都是曾为徐渭授业的师辈。而兼及“纪师”与“师类”者，仅季本一人，且明确记载：“廿七八岁，始师事季先生，稍觉有进。前此过空二十年，悔无及矣。”可见，季本堪称是对徐渭影响最深的一位学人，其影响不仅限于季本所穷究的阳明未发之绪，而且还对徐渭的学术、艺术影响颇大。季本崇尚严谨的学风，在徐渭注释《参同契》《尹文子》《楞严经》，撰著《山阴县志》中都隐约可寻。深谙音律的季本，对于徐渭的戏曲成就亦多助益。徐渭的学生王骥德有云：“吾乡季长沙《乐律纂要》《律吕别书》诸书，宏博浩繁。”对于季本的声律成就评价甚高。

王畿（1498~1583）。王畿是徐渭表兄，字汝中，别号龙溪，山阴人。嘉靖二年下第归而受业于阳明，举嘉靖十一年进士，授南京职方主事，不久以病归里。起原官，稍迁至武选郎中，夏言斥其伪学，遂乞休而归。处林下四十余年，无日不讲学，自两都及吴、楚、闽、越、江、浙，都有讲舍，无不以其为宗盟。八十六岁而卒。王畿对阳明学的流布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当时“文成门人益进，不能遍授，多使之见先生（王畿）与（钱）绪山”。王畿堪称是阳明后学中创制最多的一位，以泰州学派和王畿为代表的王学现成派在中晚明思想界产生了巨

大的影响，晚明文学思潮的兴起与王畿、罗汝芳思想的沾溉有着直接的关系。诚如黄宗羲所云：“阳明先生之学，有泰州、龙溪而风行天下。”徐渭将唐宋派盟主之一的唐顺之也视为“师类”，而唐顺之也受王畿的启教，诚如黄宗羲所记载：“先生（唐顺之）之学，得之龙溪者为多，故言于龙溪，只少一拜。”王畿与唐顺之“异形同心，往返离合者，余二十年”。因此，有亲属关系的王畿对徐渭的影响不但较早，而且是全面具体的。

钱槩，字八山，号云藏，山阴人，嘉靖五年进士，官至刑部郎中。从现存的《皇明经济文录》中所收录的钱槩所著《筑堡》《徭役》《种马弊政事》等文来看，钱槩是一位极用世者。但弃官归里后，钱氏曾著有《逃禅集》，徐渭为之作《逃禅集序》，在序文中徐渭对于高冠务干禄之徒的辟佛之论进行批驳，认为，这就如同“睹川泽之产而不知其海之藏”，实乃“至溷而无比，块然略无所见者”，对钱槩的逃禅行为进行了辩解。事实上，钱槩还曾在秦望山半岩修道，徐渭在《师长沙公行状》中说：“钱君槩，始以文章、老、释自高于世，终亦舍所集而就业于先生焉。”当然，就对于浸淫于佛道而言，徐渭主要还是受徐淮的影响为多。徐渭曾作《阴风吹火篇呈钱刑部君》诗一首，诗前小序述及嘉靖三十五年钱槩在钱塘江西陵渡口作法事，普荐国殇，使其得超度解脱。其后，徐渭在《答钱刑部公书》中有云：“门下是出世人，作出世事，仆虽不得其门，曩时亦尝留意于此宗。”徐渭所谓“曩时”已隐含了非受钱槩影响而“留意”于佛道的意思。钱槩还曾见列于季本的门

墙，因此，徐渭与钱梗实乃亦师亦友的关系。

唐顺之（1507~1560），字应德，号荆川，武进人。嘉靖八年会试第一。授武选主事。后改翰林编修，春坊司谏。当东南倭乱之时，以郎中视师浙江，躬身泛海，屡破倭寇。擢右金都御史，巡抚淮、扬，屡破倭寇。五十四岁卒于泰州。唐顺之是唐宋派的盟主之一，为古文汪洋纡折，在明代中叶，屹然为一大宗。唐顺之是一位文道兼擅的学者，还被黄宗羲《明儒学案》列为南中王门。唐顺之事功勋业也十分卓著，对徐渭的影响全面而深刻。徐渭与唐顺之相识比较迟，嘉靖三十一年（1552）当倭寇渐盛之时，唐顺之有用世之意，到越中射猎观海，万鹿园（表），谢狷斋（瑜），徐龙川（学诗）等与其同行，季本、王畿尽地主之谊，唐顺之从薛应旂那里得知徐渭文章卓异，始招徐渭在舟中论文，从此相过从。徐渭为文风格与唐顺之十分相似，唐顺之曾惊叹道：“此文殆辈吾。”并且还因徐渭为文风格与唐顺之相似而引出了一段文坛趣话。据陶望龄《徐文长传》载：“尝大酒会，文士毕集，胡公又隐渭文语曰：‘能识是为谁笔乎？’茅公读未半，遽曰：‘此非吾荆川必不能。’胡公笑谓渭：‘茅公雅意师荆川，今北面于子矣。’茅公惭愠面赤，勉卒读，谬曰：‘惜后不逮耳。’”此之“茅公”即为唐宋派重镇茅坤。徐渭将唐顺之列为“师类”，且文似荆川，这当是徐渭对荆川心仪而手摹所致。

当徐渭的学术、艺术思想逐渐形成之时，他常常与越中名士们一起雄谈阔视，挥毫泼墨，渐而有结社之举，史载：“渭与萧柱山勉、陈海樵鹤、杨秘图珂、朱东武公节、沈青霞炼、

钱八山榧、柳少明文，及诸龙泉、吕对明称越中十子。”十子之中，钱榧曾被徐渭列为“师类”，这是因为徐渭先有承学钱八山，而后有“越中十子”之称之故。因此，十子都可看成是同道学侣的关系。与“师类”诸贤主要是对徐渭在思想学术方面的教益稍有区别，与徐渭同被列为越中十子的多为艺术与性情方面相得的同道，学侣之间的商论与影响同样对徐渭的艺术与人生道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其中，与徐渭关系最为密切者，除了钱榧之外，当数陈鹤、沈炼和杨珂等。

陈鹤，字鸣野，一字九皋，号海樵山人。山阴人，嘉靖举人。颖悟绝群，甫成童，知好古，买奇帙名帖，昼夜诵览。年十七，以例袭其祖军功，官百户。画水墨花草，最为超绝。今有《海樵先生全集》二十一卷本、《陈鸣野集》一卷存世。徐渭曾作《〈书陈山人九皋氏三卉后〉跋》。嘉靖四十四年，徐渭为陈鹤作《陈山人墓表》，对于陈鹤的学识才艺有这样的论述：“鹤真书得晋人位置法，颇有韵。”“自云出钟太傅，其径四五寸以上者，劲秀绝伦，草效狂素，亦枯硬，结构未密。”“其言一气万类，儒行玄释，凌跨恢弘，既足以撼当世学士。而其所作为古诗文，若骚赋词曲草书图画，能尽效诸名家，既已间出己意，工贍绝伦。其所自娱博戏，虽琐至吴歈越曲，绿章释梵，巫史祝咒，櫓歌菱唱，伐木挽石，薤辞雉逐，侏儒伶倡，万舞偶剧，投壶博戏，酒政阄筹，稗官小说，与一切四方之语言，乐师蒙眛，口诵而手奏者，一遇兴至，身亲为之，靡不穷态极调。”可见陈鹤是一位疏狂潇散之士。当时陈鹤的书画成就已誉著一时，乃至“四方之人，日造其庭，尽一时豪贤贵

介，若诸家异流，无不向慕，愿得山人片墨”。颇有洛阳纸贵情形。诚如王骥德所云：“陈鸣野先生，以诗、画、书翰推重一时。”徐渭在与友人一起吟咏陈鹤的水仙花图时有诗云：“海樵笔能移汨罗，分明纸上皱鳞波。况添一种梅花妹，比较《离骚》香更过。”徐渭极写陈鹤之画不但有“能移汨罗”的神功，更有观花以闻香之效，可见，陈鹤之画已臻于化境。陈鹤年长徐渭几十岁，当陈鹤的诗、书、画已达圆熟之境时，徐渭尚为一初涉艺文的侧帽少年，因此，陈鹤的性情、艺术方面对徐渭的影响当是深刻而具体的。

十子之中，对徐渭人格熏陶最大的当数沈炼。沈炼（1507~1557），字纯甫，号青霞，会稽人。嘉靖十七年进士，知溧阳，因忤御史而调荏平，入为锦衣为经历。沈炼性情刚直，疾恶如仇。当俺答犯京师时，诏廷臣博议，沈炼认为敌由严嵩所起，上疏劾严嵩十大罪，刚愎自用的明世宗大怒而杖之，并被谪佃保安。边民们都敬慕沈炼忠义，多遣使子弟就学。沈炼痛恨严嵩父子，缚李林甫、秦桧以及严嵩的草像，令弟子攒射。总督杨顺、巡按路楷承严嵩旨意，诬陷沈炼与白莲教阎浩等人谋乱，遂被弃市。后被追谥忠愍。著有《青霞集》《鸣剑集》《塞垣尺牍》等。沈炼长徐渭十四岁，虽然沈炼与徐渭并无尺牍交流，但两人是亲戚关系，徐渭称其堂姐夫，自然颇为熟悉。沈炼对徐渭亦期许甚殷，据《畸谱》载：“沈光禄炼谓毛海潮曰：‘自某某以后若干年矣，不见有此人。关起城门，只有这一个。’”徐渭对沈炼极为敬慕，尤其是沈炼不畏强权、忠勇爱国的情操对徐渭有极大的震撼。徐渭作《赠光禄少卿沈

公传》，将两人的关系喻若屈宋，云：“‘甚矣，君之似屈原也！’然屈原以怨而君以愤，等死耳，而酷不酷异焉。虽然，死不酷，无以表烈忠。今夫干将缺且折，其所击必巨坚也。……悲夫！宋玉为屈原弟子，原死，玉作些招原魂。余于君非弟子，然晚交耳。君徙居塞垣时，余直寄所怵诗一篇，愧宋玉矣！”更重要的是，沈炼痛置严嵩的事实，成了徐渭创作《四声猿·狂鼓史》的基本素材。因此，《狂鼓史》绝非纯粹演绎历史故事，而是针砭时弊的檄文。同时，沈炼忠勇不屈，期在治平，以及诗文中表现出的愤懑与悲壮，都对走马看剑、“眼空一世，独立一时”的徐渭提供了人格的高标，性情的范则。

杨珂，字汝鸣，余姚人，曾侍阳明讲学于余姚龙泉寺中，隐居秘图山。从杨珂的行谊、性情与才秉来看，杨珂与徐渭十分相似。据《姚江逸诗》载，杨珂不以科举为事，自放于山水之间，天台、四明山名胜杨珂题咏殆遍。当白云满谷之时，杨珂便背负巨瓮纳白云于其中，以纸封口，置之草堂。当天日晴朗之时，以针刺引之，云气缕缕而起，萦绕梁间，呼朋以为笑乐。其高致逸性不难想见。在艺术上杨珂亦与徐渭意趣相通，为此受到了执守古法的王元美之不屑。《姚江逸诗》有云：“所临晋唐帖得其神似，书法与徐文长齐名，而王元美故以险怪目之，以一时艺苑共走，太仓秘图、文长皆不屑也。”

除此，越中十子中的吕光升，号对明山人，长于吟诗作画。徐渭与其有诗文赠答，作有《对明篇》《吕山人诗序》等。其《吕山人诗序》谓：“山人抱奇才，有深计，雄视思任，不得效尺寸而抑在山间，此虎豹而麋鹿之，人或未知也。”朱公